

简体字本二十六史

新唐书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简体字本二十六史



卷一二六——卷一五四

【宋】欧阳修 宋祁 撰

王小甫 等标点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唐书卷一二六

列传第五一

魏知古 卢怀慎 免

李元纁 杜暹 鸿渐 张九龄

拯 仲方 韩休 洪 湜 皋 洄

魏知古，深州陆泽人。方直有雅才，擢进士第。以著作郎修国史，累迁卫尉少卿，检校相王府司马。神龙初，为吏部侍郎，以母丧解。服除，为晋州刺史。睿宗立，以故属拜黄门侍郎，兼修国史。

会造金仙、玉真观，虽盛夏，工程严促，知古谏曰：“臣闻‘古之君人，必时视人之所勤，人勤于力则功筑罕，人勤于财则贡赋少，人勤于食则百事废’。故曰‘不作无益害有益’。又曰‘罔拂百姓以从己之欲’。《礼》：‘季夏之月，树木方盛，无有斩伐，不可以兴土功。’此皆兴化立治、为政养人之本也。今为公主造观，将以树功祈福，而地皆百姓所宅，卒然迫逼，令其转徙，扶老携幼，剔椽发瓦，呼嗟道路。乖人事，违天时，起无用之作，崇不急之务，群心震摇，众口藉藉。陛下为人父母，欲何以安之？且国有简册，君举必记，言动之微，可不慎欤！愿下明诏，顺人欲，除功役，收之桑榆，其失不远。”不纳。复谏曰：“自陛下戡翦凶逆，保定大器，苍生颺颺，以谓朝有新政。今风教颓替日益甚，府藏空屈，人力劳敝，营作无崖，吏员寝增，诸司试补、员外、检校官已羸二千，太府之帛为殫，太仓之米不支。臣前请停金仙、玉真，讫亦未止。今前水后旱，五谷不立，繇兹向春，必甚

饥馑，陛下欲何方以賑之？又突厥于中国为患自久，其人非可以礼义诚信约也。虽遣使请婚，恐豺狼之心，弱则顺伏，强则骄逆，月满骑肥，乘中国饥虚，讲亲际会，窥犯亭鄣，复何以防之？”帝嘉其直，以左散骑常侍同中书门下三品。玄宗在春宫，又兼左庶子。

先天元年，为侍中。从猎渭川，献诗以讽，手制褒答，并赐物五十段。明年，封梁国公。窦怀贞等诡谋乱国，知古密发其奸，怀贞诛，赐封二百户，物五百段。玄宗恨前赏薄，手敕更加百户，旌其著节。是冬，诏知东都吏部选事，以称职闻，优诏赐衣一副。自是恩意尤渥，由黄门监改紫微令。与姚元崇不协，除工部尚书，罢政事。开元三年卒，年六十九，宋璟闻而叹曰：“叔向古遗直，子产古遗爱，兼之者其魏公乎！”赠幽州都督，谥曰忠。

所荐洹水令吕太一、蒲州司功参军齐浣、右内率骑曹参军柳泽、密尉宋遥、左补阙袁晖、右补阙封希颜、伊阙尉陈希烈，后皆有闻于时。

文宗大和二年，求其曾孙处讷，授湘阳尉，与魏徵、裴冕后擢任之。

卢怀慎，滑州人，盖范阳著姓。祖愬，仕为灵昌令，遂为县人。怀慎在童丱已不凡，父友监察御史韩思彦叹曰：“此儿器不可量！”及长，第进士，历监察御史。神龙中，迁侍御史。中宗谒武后上阳宫，后诏帝十日一朝。怀慎谏曰：“昔汉高帝受命，五日一朝太公于栢阳宫，以起布衣登皇极，子有天下，尊归于父，故行此耳。今陛下守文继统，何所取法？况应天去提象才二里所，骑不得成列，车不得方轨，于此屡出，愚人万有一犯属车之尘，虽罪之何及。臣愚谓宜遵内朝以奉温清，无烦出入。”不省。

迁右御史台中丞。上疏陈时政曰：

臣闻“善人为邦百年，可以胜残去杀”。孔子称：“苟用我者，期月而已，三年有成。”故《书》：“三载考绩，三考黜陟幽明。”昔子产相郑，更法令，布刑书，一年人怨，思杀之，三年人

德而歌之。子产，贤者也，其为政尚累年而后成，况常材乎？比州牧、上佐、两畿令或一二岁，或三五月即迁，曾不论以课最，使未迁者倾耳以听，企踵以望，冒进亡廉，亦何暇为陛下宣风恤人哉？礼义不能兴，户口益以流，仓库愈匱，百姓日敝，职为此耳。人知吏之不久，不率其教；吏知迁之不遥，不究其力。媮处爵位，以养资望，虽明主有勤劳天下之志，然侥幸路启，上下相蒙，宁尽至公乎？此国病也。贾谊所谓蹠蹠，乃小小者耳。此而不革，虽和、缓将不能为。汉宣帝综核名实，兴治致化，黄霸良二千石也，加秩赐金，就旌其能，终不肯迁。故古之为吏，至长子孙。臣请都督、刺史、上佐、畿令任未四考，不得迁。若治有尤异，或加赐车裘禄秩，降使临问，玺书慰勉，须公卿阙，则擢之以励能者。其不职或贪暴，免归田里，以明赏罚之信。

昔唐、虞稽古，建官惟百。夏、商官倍，亦克用乂。此省官也。故曰“官不必备，惟其才”，“无旷庶官，天工人其代之”。此择人也。今京诸司员外官数十倍，近古未有。谓不必备，则为有余，求其代工，乃多不厘务，而奉禀之费，岁巨亿万，徒竭府藏，岂致治意哉？今民力敝极，河、渭广漕，不给京师，公私耗损，边隅未静。徭炎暵成沴，租税减入，疆场有警，赈救无年，何以济之？“毋轻人事，惟艰；毋安厥位，惟危。”此慎微也。原员外之官，皆一时良干，擢以才不申其用，尊以名不任其力，自昔用人，岂其然欤？臣请才堪牧宰上佐，并以迁授，使宣力四方，责以治状。有老病苦不任职者，一废省之，使贤不肖确然殊贯，此切务也。

夫冒于宠赂，侮于鰥寡，为政之蠹也。窃见内外官有赇饷狼藉，剝剥蒸人，虽坐流黜，俄而迁复，还为牧宰，任以江、淮、岭、磧，粗示惩贬，内怀自弃，徇货陪货，讫无悛心。明主之于万物，平分而无偏施，以罪吏牧遐方，是谓惠奸而遗远。远州陬邑，何负圣化，而独受其恶政乎？边徼之地，夷夏杂处，凭险恃远，易扰而难安；官非其才，则黎庶流亡，起为盗贼。由此言之，

不可用凡才，况猾吏乎？臣请以赃论废者，削迹不数十年，不赐收齿。《书》曰“旌别淑慝”，即其谊也。

疏奏，不报。

迁黄门侍郎、渔阳县伯。与魏知古分领东都选。开元元年，进同紫微黄门平章事。三年，改黄门监。薛王舅王仙童暴百姓，宪司按得其罪，业为申列，有诏紫微、黄门覆实。怀慎与姚崇执奏“仙童罪状明甚，若御史可疑，则它人何可信？”由是狱决。怀慎自以才不及崇，故事皆推而不专，时讥为“伴食宰相”。又兼吏部尚书，以疾乞骸骨，许之。卒，赠荆州大都督，谥曰文成。遗言荐宋璟、李杰、李朝隐、卢从愿，帝悼叹之。

怀慎清俭不营产，服器无金玉文绮之饰，虽贵而妻子犹寒饥，所得禄赐，于故人亲戚无所计惜，随散辄尽。赴东都掌选，奉身之具，止一布囊。既属疾，宋璟、卢从愿候之，见敝簪单藉，门不施箔。会风雨至，举席自障。日晏设食，蒸豆两器、菜数桮而已。临别，执二人手曰：“上求治切，然享国久，稍倦于勤，将有愠人乘间而进矣。公弟志之！”及治丧，家亡留储。帝时将幸东都，四门博士张星上言：“怀慎忠清，以直道始终，不加优锡，无以劝善。”乃下制赐其家物百段。米粟二百斛。帝后还京，因校猎鄠、杜间，望怀慎家，环堵库陋，家人若有所营者，驰使问焉，还白怀慎大祥，帝即以缣帛赐之，为罢猎。经其墓，碑表未立，停蹕临视，泫然流涕，诏官为立碑，令中书侍郎苏颋为之文，帝自书。

子奂、弈。

奂早修整，为吏有清白称。历御史中丞，出为陕州刺史。开元二十四年，帝西还，次陕，嘉其美政，题赞于听事曰：“专城之重，分陕之雄，亦既利物，内存匪躬，斯为国宝，不坠家风。”寻召为兵部侍郎。天宝初，为南海太守。南海兼水陆都会，物产瓌怪，前守刘巨鳞、彭杲皆以赃败，故以奂代之。污吏敛手，中人之市舶者亦不敢干其法，远俗为安。时谓自开元后四十年，治广有清节者，宋璟、李朝隐、

免三人而已。终尚书右丞。奔见《忠义传》。

李元纁，字大纲，其先滑州人，后世占京兆万年，本姓丙氏。

曾祖粲，仕隋为屯卫大将军，炀帝使督京师之西二十四郡盗贼，善抚循，能得士心。高祖与之厚，及兵入关，以众归，授宗正卿、应国公，赐姓李。后为左监门大将军，以其老，听乘马按视宫禁。年八十余卒，谥曰胡。祖宽，高宗时为太常卿，陇西公。父道广，武后时为汴州刺史，有善政。突厥、契丹寇河北，议发河南兵击之，百姓震扰，道广悉心抚定，人无离散。迁殿中监、同凤阁鸾台平章事，封金城侯。卒，赠秦州都督，谥曰成。

元纁早修谨，仕为雍州司户参军。时太平公主势震天下，百司顺望风指，尝与民竞碾硞，元纁还之民。长史窦怀贞大惊，趣改之，元纁大署判后曰：“南山可移，判不可摇也。”改好时令，迁润州司马，以办治得名。开元初，为万年令，赋役称平，擢京兆少尹。诏决三辅渠，时王、主、权家皆旁渠立硞，漕竭争利，元纁敕吏尽毁之，分溉渠下田，民赖其恩。三迁吏部侍郎。会户部杨瑒、白知慎坐支调失宜，贬刺史，帝求可代者，公卿多荐元纁。帝欲擢为尚书，宰相以资薄，乃为户部侍郎。条陈利害及政得失，帝才之，谓可丞辅，赐衣一称、绢二百匹。明年，遂拜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封清水县男。

元纁当国，务峻涯检，抑奔竞，夸时者惮之。五月五日，宴武成殿，赐群臣裘衣，特以紫服、金鱼锡元纁及萧嵩，群臣无与比。是时，废京司职田，议者欲置屯田。元纁曰：“军国不同，中外异制，若人闲无役，地弃不垦，以闲手耕弃地，省馈运，实军粮，于是有屯田，其为益尚矣。今百官所废职田不一县，弗可聚也；百姓私田皆力自耕，不可取也。若置屯，即当公私相易，调发丁夫。调役则业废于家，免庸则赋阙于国，内地为屯，古未有也。恐得不补失，徒为烦费。”遂止。初，左庶子吴兢为史官，撰《唐书》及《春秋》，未成，以丧解，后上书请毕其功，诏许就集贤院成书；张说致仕，诏在家修史。元纁因言：

“国史记人君善恶、王政损益，褒贬所系，前圣尤重。今国大典，分散不一，且太宗别置史馆禁中，所以秘严之也。请勒说以书就馆，参会撰录。”诏可。

后与杜暹不协，数辨争帝前，帝不怿，皆罢之，以元纁为曹州刺史，徙蒲州，引疾去。后以户部尚书致仕，复起为太子詹事。卒，赠太子少傅，谥曰文忠。

元纁再世宰相，有清节，其当国累年，未尝改治第宅，僮马敝弱，得封物赐给亲族。宋璟尝叹曰：“李公引宋遥之美，黜刘晃之贪，为国相，家无留储，虽季文子之德，何以加之！”

杜暹，濮州濮阳人。父承志，武后时为监察御史。怀州刺史李文暕为人所告，诏承志推验，无实。文暕，宗室近属也，卒得罪，承志贬为方义令，迁天官员外郎。见罗织狱兴，移疾去，卒于家。

自高祖至暹，五世同居。暹尤恭谨，事继母孝。擢明经第，补婺州参军，秩满归，吏以纸万番赆之，暹为受百番，众叹曰：“昔清吏受一大钱，何异哉？”为郑尉，复以清节显。华州司马杨孚，公挺人也，每咨重暹。会孚迁大理正，暹适以累当坐，孚曰：“使若人得罪，众安劝乎？”以状言执政，繇是擢为大理评事。

开元四年，以监察御史覆屯碛西。会安西副都护郭虔瓘与西突厥可汗阿史那献、镇守使刘遐庆更相讼，诏暹即按。入突骑施帐，究索左验。虏以金遗暹，暹固辞，左右曰：“公使绝域，不可失戎心。”乃受焉，阴埋幕下。已出境，乃移文畀取之。突厥大惊，虔瓘追不及，去。迁给事中，以母丧解。会安西都护张孝嵩迁太原尹，或言暹往使安西，虏伏其清，今犹慕思，乃夺服拜黄门侍郎兼安西副大都护。明年，于阗王尉迟眺约突厥诸国叛，暹觉其谋，发兵讨斩之，支党悉诛，更立君长，于阗遂安。以功加光禄大夫。守边四年，抚戎练士，能自勤励，为夷夏所乐。

十四年，召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遣中使往迎。谒见，赐绢二百、马一匹、第一区。与李元纁轻重不得，罢为荆州都督长史，历魏州刺

史、太原尹。帝幸北都，进户部尚书，许扈辟。还，复东幸，以暹为京留守。暹率当番卫士缮三宫城，浚池，督役不少懈。帝闻嘉之，数赐书褒劳，进礼部尚书，封魏县侯。

二十八年卒，赠尚书右丞相，遣使护丧，禁中出绢三百匹赐之，太常谥曰贞肃。右司员外郎刘同升等以暹行忠孝，谥有未尽，博士裴总谓暹往以墨衰受命安西，虽勤劳于国，不得尽孝。其子列诉，帝更敕有司考定，卒谥贞孝。

暹友爱，抚异母弟昱甚厚。其为人少学术，故当朝议论，时时失浅薄。然能以公清勤约自将，亶亶为之，自弱冠誓不通亲友献遗，以终身。既卒，尚书省及故吏致赙，其子孝友一不受，以行暹素志云。

暹族子鸿渐。

鸿渐字之巽。父鹏举，与卢藏用隐白鹿山，以母疾，与崔沔同授医兰陵萧亮，遂穷其术。历右拾遗。玄宗东行河，因游畋，上赋以风。终安州刺史。

鸿渐第进士，解褐延王府参军，安思顺表为朔方判官。禄山乱，皇太子按军平凉，未知所适，议出萧关趣丰安。鸿渐与六城水运使魏少游、节度判官崔漪、支度判官卢简金、关内盐池判官李涵谋曰：“胡羯乱常，二京覆没，太子治兵平凉，然散地难恃也。今朔方制胜之会，若奉迎太子，西诏河、陇，北结回纥，回纥固与国，收其劲骑，与大兵合，鼓而南，雪社稷之耻，不亦易乎！”即具上兵马招辑之势，且录军资、器械、储廩凡最，使涵诣平凉见太子，太子大悦。会裴冕至自河西，亦劝之朔方。而鸿渐与漪至白草顿迎谒，说曰：“朔方天下劲兵，灵州用武地。今回纥请和，吐蕃结附，天下列城坚守，以待王命。纵为贼据，日夜望官军，以图收复。殿下治兵长驱，逆胡不足灭也。”太子喜曰：“灵武我之关中，卿乃吾萧何也。”既至灵武，鸿渐即与冕等劝即皇帝位，以系中外望。六请，见听。鸿渐明习朝章，采旧仪，设坛壝城南，先一日草其仪上之。太子曰：“圣皇在远，寇逆方结，宜罢坛场，它如奏。”太子即位，是为肃宗，授鸿渐兵部郎中，知

中书舍人事。俄为武部侍郎，迁河西节度使。两京平，又节度荆南。乾元二年，襄州大将康楚元等反，刺史王政脱身走，楚元伪称南楚霸王，因袭荆州。鸿渐弃城遁，人皆南奔，争舟溺死者甚众。澧、朗、复、郢等州闻鸿渐出，皆窜伏山谷。俄而商州刺史韦伦平其乱。

久之，乃召鸿渐为尚书右丞、太常卿，充礼仪使。泰、建二陵制度皆鸿渐综正，以优，封卫国公。又建言：“《周官》：‘凶荒杀礼。’今承大乱，民人夷残，其婚葬卤簿，非于国有大功及二等以上亲皆不许给。”诏可。

代宗广德二年，以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寻进中书侍郎。崔旰杀郭英义据成都，邛州牙将柏贞节、泸州牙将杨子琳、剑州牙将李昌巖以兵讨旰，蜀、剑大乱。命鸿渐以宰相兼成都尹、山南西道剑南东川副元帅、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往镇抚之。鸿渐性畏怯，无它远略，而晚节溺浮图道，畏杀戮。及逾剑门，惩艾张献诚败，且惮旰雄武，先许以不死。既见，礼遇之，不敢加谏责，反委以政，日与从事杜亚、杨炎纵酒高会，因荐旰为成都尹，而授贞节邛州刺史，子琳泸州刺史，各罢兵。乃请入朝，许之。及见帝，盛言旰威略可任，宜为留后。献宝器五床、罗锦十五床、麝脐五石。复辅政。议者疾其长乱。进门下侍郎。大历三年，兼东都留守、河南淮西山南东道副元帅，辞疾不行。又让山南、剑南副元帅，听之。四年，疾甚，辞宰相，罢三日卒，年六十一，赠太尉，谥曰文宪。

鸿渐自蜀还，食千僧，以为有报，搢绅效之。病甚，令僧剔顶发，遗命依浮图葬，不为封树。

张九龄，字子寿，韶州曲江人。七岁知属文，十三以书干广州刺史王方庆，方庆叹曰：“是必致远。”会张说谪岭南，一见厚遇之。居父丧，哀毁，廷中木连理。擢进士，始调校书郎，以道侔伊吕科策高第，为左拾遗。时玄宗即位，未郊见，九龄建言：

天，百神之君，王者所由受命也。自古继统之主，必有郊配，盖敬天命，报所受也。不以德泽未洽、年谷未登而阙其礼。

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，谓成王幼冲，周公居摄，犹用其礼，明不可废也。汉丞相匡衡曰：“帝王之事，莫重乎郊祀。”董仲舒亦言：“不郊而祭山川，失祭之序，逆于礼，故《春秋》非之。”臣谓衡、仲舒古之知礼，皆以郊之祭所宜先也。陛下绍休圣绪，于今五载，而未行大报，考之于经，义或未通。今百谷嘉生，鸟兽咸若，夷狄内附，兵革用弭，乃怠于事天，恐不可以训。愿以迎日之至，升紫坛，陈采席，定天位，则圣典无遗矣。

又言：

乖政之气，发为水旱。天道虽远，其应甚速。昔东海枉杀孝妇，天旱久之。一吏不明，匹妇非命，则天昭其冤。况六合元元之众，县命于县令，宅生于刺史，陛下所与共治，尤亲于人者乎！若非其任，水旱之繇，岂唯一妇而已。今刺史，京辅雄望之郡，犹少择之，江、淮、陇、蜀、三河大府之外，稍非其人。繇京官出者，或身有累，或政无状，用牧守之任，为斥逐之地。或因附会以忝高位，及势衰，谓之不称京职，出以为州。武夫、流外，积资而得，不计于才。刺史乃尔，县令尚可言哉？氓庶，国家之本，务本之职，乃为好进者所轻。承弊之民，遭不肖所扰，圣化从此销郁，繇不选亲人以成其敝也。古者刺史入为三公，郎官出宰百里。今朝廷士入而不出，其于计私，甚自得也。京师衣冠所聚，身名所出，从容附会，不勤而成，是大利在于内，而不在于外也。智能之士，欲利之心，安肯复出为刺史、县令哉？国家赖智能以治，而常无亲人者，陛下不革以法故也。臣愚谓欲治之本，莫若重守令，守令既重，则能者可行。宜遂科定其资：凡不历都督、刺史，虽有高第，不得任侍郎、列卿；不历县令，虽有善政，不得任台郎、给、舍；都督、守、令虽远者，使无十年任外。如不为此而救其失，恐天下犹未治也。

又古之选士，惟取称职，是以士修素行，而不为微幸，奸伪自止，流品不杂。今天下不必治于上古，而事务日倍于前，诚以不正其本而设巧于末也。所谓末者，吏部条章，举赢千百。乃

笔之人，溺于文墨；巧史猾徒，缘奸而奋。臣以谓始造簿书，备遗忘耳，今反求精于案牍，而忽于人才，是所谓遗剑中流，契舟以记者也。凡称吏部能者，则曰自尉与主簿，繇主簿与丞，此执文而知官次者也，乃不论其贤不肖，岂不谬哉！夫吏部尚书、侍郎，以贤而授者也，岂不能知人？如知之难，拔十得五，斯可矣。今胶以格条，据资配职，为官择人，初无此意，故时人有平配之诮，官曹无得贤之实。

臣谓选部之法，敝于不变。今若刺史、县令精核其人，则管内岁当选者，使考才行，可入流品，然后送台，又加择焉，以所用众寡为州县殿最，则州县慎所举，可官之才多，吏部因其成，无庸人之繁矣。今岁选乃万计，京师米物为耗，岂多士哉？盖冒滥抵此尔。方以一诗一判，定其是非，适使贤人遗逸，此明代之阙政也。天下虽广，朝廷虽众，必使毁誉相乱，听受不明，事则已矣。如知其贤能，各有品第，每一官缺，不以次用之，岂不可乎？如诸司要官，以下等叨进，是议无高卑，唯得与不尔。故清议不立，而名节不修，善士守志而后时，中人进求而易操也。朝廷能以令名进入，士亦以修名获利，利之出，众之趋也。不如此，则小者得于苟求，一变而至阿私；大者许以分义，再变而成朋党矣。故于用人不可不第其高下，高下有次，则不可以妄干，天下之士必刻意修饰，而刑政自清，此兴衰之大端也。

俄迁左补阙。九龄有才鉴，吏部试拔萃与举者，常与右拾遗赵冬曦考次，号称详平。改司勋员外郎。时张说为宰相，亲重之，与通谱系，常曰：“后出词人之冠也。”迁中书舍人内供奉，封曲江男，进中书舍人。会帝封泰山，说多引两省录事主书及所亲摄官升山，超阶至五品。九龄当草诏，谓说曰：“官爵者，天下公器，先德望，后劳旧。今登封告成，千载之绝典，而清流隔于殊恩，胥史乃滥章被，恐制出，四方失望。方进草，尚可以改，公宜审计。”说曰：“事已决矣，悠悠之言不足虑。”既而果得谤。御史中丞宇文融方事田法，有所关奏，说辄建议违之。融积不平，九龄为言，说不听。俄为融等痛诋，

几不免，九龄亦改太常少卿，出为冀州刺史。以母不肯去乡里，故表换洪州都督。徙桂州，兼岭南按察选补使。

始，说知集贤院，尝荐九龄可备顾问。说卒，天子思其言，召为秘书少监、集贤院学士，知院事。会赐渤海诏，而书命无足为者，乃召九龄为之，被诏辄成。迁工部侍郎，知制诰。数乞归养，诏不许。以其弟九皋、九章为岭南刺史，岁时听给驿省家。迁中书侍郎，以母丧解，毁不胜哀，有紫芝产坐侧，白鸠、白雀巢家树，是岁，夺哀拜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固辞，不许。明年，迁中书令。始议河南开水屯，兼河南稻田使。上言废循资格，复置十道采访使。

李林甫无学术，见九龄文雅，为帝知，内忌之。会范阳节度使张守珪以斩可突于功，帝欲以为侍中。九龄曰：“宰相代天治物，有其人然后授，不可以赏功。国家之败，由官邪也。”帝曰：“假其名若何？”对曰：“名器不可假也。有如平东北二虏，陛下何以加之。”遂止。又将以凉州都督牛仙客为尚书，九龄执曰：“不可。尚书，古纳言，唐家多用旧相，不然，历内外责任，妙有德望者为之。仙客，河、湟一使典耳，使班常伯，天下其谓何？”又欲赐实封，九龄曰：“汉法非有功不封，唐遵汉法，太宗之制也。边将积谷帛，缮器械，适所职耳。陛下必赏之，金帛可也，独不宜裂地以封。”帝怒曰：“岂以仙客寒士嫌之邪？卿固素有门阅哉？”九龄顿首曰：“臣荒陬孤生，陛下过听，以文学用臣。仙客擢胥史，目不知书。韩信，淮阴一壮夫，羞绛、灌等列。陛下必用仙客，臣实耻之。”帝不悦。翌日，林甫进曰：“仙客，宰相材也，乃不堪尚书邪？九龄文吏，拘古义，失大体。”帝由是决用仙客不疑。九龄既戾帝旨，固内惧，恐遂为林甫所危，因帝赐白羽扇，乃献赋自况，其末曰：“苟效用之得所，虽杀身而何忌？”又曰：“纵秋气之移夺，终感恩于筐中。”帝虽优答，然卒以尚书右丞相罢政事，而用仙客。自是朝廷士大夫持禄养恩矣。尝荐长安尉周子谅为监察御史，子谅劾奏仙客，其语援讖书。帝怒，杖子谅于朝堂，流瀼州，死于道。九龄坐举非其人，贬荆州长史。虽以直道黜，不戚戚婴望，惟文史自娱，朝廷许其胜流。久之，封始兴县伯，请还展墓，病

卒，年六十八，赠荆州大都督，谥曰文献。

九龄体弱，有酝藉。故事，公卿皆播笏于带，而后乘马。九龄独常使人持之，因设笏囊，自九龄始。后帝每用人，必曰：“风度能若九龄乎？”初，千秋节，公、王并献宝鉴，九龄上“事鉴”十章，号《千秋金鉴录》，以伸讽谕。与严挺之、袁仁敬、梁升卿、卢怡善，世称其交能终始者。及为相，谔谔有大臣节。当是时，帝在位久，稍怠于政，故九龄议论必极言得失，所推引皆正人。武惠妃谋陷太子瑛，九龄执不可。妃密遣宦奴牛贵儿告之曰：“废必有兴，公为援，宰相可长处。”九龄叱曰：“房幄安有外言哉！”遽奏之，帝为动色，故卒九龄相而太子无患。安禄山初以范阳偏校入奏，气骄蹇，九龄谓裴光庭曰：“乱幽州者，此胡雏也。”及讨奚、契丹败，张守珪执如京师，九龄署其状曰：“穰苴出师而诛庄贾，孙武习战犹戮宫嫔，守珪法行于军，禄山不容免死。”帝不许，赦之。九龄曰：“禄山狼子野心，有逆相，宜即事诛之，以绝后患。”帝曰：“卿无以王衍知石勒而害忠良。”卒不用。帝后在蜀，思其忠，为泣下，且遣使祭于韶州，厚币恤其家。开元后，天下称曰曲江公而不名云。建中元年，德宗贤其风烈，复赠司徒。

子拯，居父丧，有节行，后为伊阙令。会禄山盗河、洛，陷焉，而终不受伪官。贼平，擢太子赞善大夫。

九龄弟九皋，亦有名，终岭南节度使。其曾孙仲方。

仲方，生歧秀，父友高郢见，异之，曰：“是儿必为国器，使吾得位，将振起之。”贞元中，擢进士、宏辞，为集贤校理，以母丧免。会郢拜御史大夫，表为御史。进累仓部员外郎。

会吕温等以劾奏宰相李吉甫不实，坐斥去，仲方以温党，补金州刺史。宦人夺民田，仲方三疏申理，卒与民直。入为度支郎中。吉甫卒，太常谥恭懿，博士尉迟汾请谥敬宪，仲方挟前怨未已，因上议曰：“古之谥，考大节，略细行，善善恶恶，一言而足。按吉甫虽多才多艺，而侧媚取容，叠致台衮，寡信易谋，事无成功。且兵凶器，不可

从我始，至以伐罪，则邀必成功。今内有贼辅臣之盗，外有怀毒蛭之臣，师徒暴野，农不得在亩，妇不得在桑，耗赋殫畜，尸僵血流，胔骼成岳，毒痛之痛，诉天无辜，阶祸之发，实始吉甫。”又言：“吉甫平易柔宽，名不配行。请俟蔡平，然后议之。”宪宗方用兵，疾其言丑讦，贬为遂州司马。稍进河南少尹、郑州刺史。

敬宗立，李程辅政，引为谏议大夫。帝时诏王播造竞渡舟三十艘，度用半岁运费。仲方见延英，论诤坚苦，帝为减三之二。又诏幸华清宫，仲方曰：“万乘之行，必具葆卫，易则失威重。”不从，犹见慰劳。郾令崔发以辱黄门系狱，逢赦不见宥。仲方曰：“恩被天下，流昆虫，而不行御前乎？”发繇是不死。太和初，出为福建观察使。召还，进至左散骑常侍。李德裕秉政，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。德裕罢，复拜常侍。

李训之变，大臣或诛或系。翌日，属臣谒宣政，牙阖不启。群臣错立朝堂，无史卒赞候，久乃半扉启，使者传召仲方曰：“有诏，可京兆尹。”然后门辟，唤仗。于时族夷将相，馘足旁午，仲方皆密使识其尸。俄许收葬，故胔骸不相乱。已而禁军横，多挠政，仲方势竿，不能有所绳劾。宰相郑覃更以薛元赏代之，出为华州刺史。召入，授秘书监。人颇言覃助德裕，揜仲方不用，覃乃拟丞、郎以闻。文宗曰：“侍郎，朝廷华选。彼牧守无状，不可得。”但封曲江县伯。卒，七十二，赠礼部尚书，谥曰成。仲方确正有风节，既驳吉甫谥，世不直其言，卒不至显。既歿，人多伤之。

始，高祖仕隋时，太宗方幼而病，为刻玉像于茆阳佛祠以祈年，久而刳晦。仲方在郑，敕吏治护，镂石以闻，传于时。

韩休，京兆长安人。父大智，洛州司功参军，其兄大敏，仕武后为凤阁舍人。梁州都督李行褒为部人告变，诏大敏鞠治。或曰：“行褒诸李近属，后意欲去之，无列其冤，恐累公。”大敏曰：“岂顾身枉人以死乎？”至则验出之。后怒，遣御史覆按，卒杀行褒，而大敏赐死于家。

休工文辞，举贤良。玄宗在东宫，令条对国政，与校书郎赵冬曦并中乙科，擢左补阙，判主爵员外郎。进至礼部侍郎，知制诰。出为虢州刺史。虢于东、西京为近州，乘輿所至，常税厩马，休请均赋它郡。中书令张说曰：“免虢而与它州，此守臣为私惠耳。”休复执论，吏白恐忤宰相意，休曰：“刺史幸知民之敝而不救，岂为政哉？虽得罪，所甘心焉。”讫如休请。以母丧解，服除，为工部侍郎，知制诰。迁尚书右丞。侍中裴光庭卒，帝敕萧嵩举所以代者，嵩称休志行，遂拜黄门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

休直方不务进趋，既为相，天下翕然宜之。万年尉李美玉有罪，帝将放岭南。休曰：“尉小官，犯非大恶。今朝廷有大奸，请得先治。金吾大将军程伯献恃恩而贪，室宅舆马僭法度，臣请先伯献，后美玉。”帝不许，休固争曰：“罪细且不容，巨猾乃置不问，陛下不出伯献，臣不敢奉诏。”帝不能夺。大率坚正类此。初，嵩以休柔易，故荐之。休临事或折正嵩，嵩不能平。宋璟闻之曰：“不意休能尔，仁者之勇也。”嵩宽博多可，休峭鲠，时政所得失，言之未尝不尽。帝尝猎苑中，或大张乐，稍过差，必视左右曰：“韩休知否？”已而疏辄至。尝引鉴，默不乐。左右曰：“自韩休入朝，陛下无一日欢，何自戚戚，不逐去之？”帝曰：“吾虽瘠，天下肥矣。且萧嵩每启事，必顺旨，我退而思天下，不安寝。韩休敷陈治道，多讦直，我退而思天下，寝必安。吾用休，社稷计耳。”后以工部尚书罢。迁太子少师，封宜阳县子。卒，年六十八，赠扬州大都督，谥曰文忠。宝应元年，赠太子太师。

子浩、洽、洪、沘、湜、浑、洄，皆有学尚。

浩，万年主簿，坐籍王鉷家货有隐入，为尹鲜于仲通所劾，流循州。洪为司库员外郎，与沘皆以累贬。洪后为华州长史。浑，大理司直。安禄山盗京师，皆陷贼，贼逼以官，浩与洪、沘、湜、浑出奔，将走行在，浩、洪、浑及洪四子复为贼禽杀之。洪善与人交，有节义，藉甚于时，见者为流涕。肃宗以大臣子能死难，诏赠浩吏部郎中，洪太常卿，浑太常少卿。沘，上元中终谏议大夫。洽，终殿中侍御史。

混字太冲，以荫补左威卫骑曹参军。至德初，避地山南，采访使李承昭表为通川郡长史，改彭王府咨议参军。初，沔知制诰，当草王玙诏，无借言，衔之。及当国，混兄弟皆斥冗官。玙罢，乃擢殿中侍御史，三迁吏部员外郎。性强直，明吏事，莅南曹五年，簿最详致。再迁给事中，知兵部选。时盗杀富平令韦当，贼隶北军，鱼朝恩私其凶，奏原死，混执处，卒伏辜。迁右丞，知吏部选，以户部侍郎判度支。

自至德军兴，所在赋税无艺，帑司给输干隐。混检制吏下及四方输将，犯者痛报以法。会岁数稔，兵革少息，故储积谷帛稍丰实。然覆治案牍，深文钩剥，人亦咨怨。大历十二年秋，大雨害稼什八，京兆尹黎干言状，混恐有怕蠲贷，固表不实。代宗命御史行视，实损田三万余顷。始，渭南令刘藻附混，言部田无害，御史赵计按验如藻言，帝又遣御史朱敖覆实，害田三千顷。帝怒曰：“县令，所以养民，而田损不问，岂恤隐意邪？”贬南浦员外尉，计亦斥为丰州司户员外参军。方是时，潦败河中盐池，混奏池产瑞盐。帝疑，遣谏议大夫蒋镇廉状，镇畏混，还乃贺帝，且请置祠，诏号宝应灵庆池。

德宗立，恶混掊刻，徙太常卿。议者不馱，乃出为晋州刺史。未几，迁浙江东、西观察使，寻检校礼部尚书为镇海军节度使。绥辑百姓，均租、调，不逾年，境内称治。帝在奉天，淮、汴震骚，混训士卒，分兵戍河南。既狩梁州，又献縑十万匹，请以镇兵三万助讨贼，有诏嘉劳，进检校尚书右仆射，封南阳郡公。李希烈陷汴州，混遣裨将王栖耀、李长荣、柏良器以劲卒万人进讨，次睢阳，而贼已攻宁陵，栖耀等破走之，漕路无梗，完靖东南，混功多。

时里胥有罪，辄杀无贷，人怪之。混曰：“袁晁本一鞭背史，禽贼有负，聚其类以反，此辈皆乡县豪黠，不如杀之，用年少者，惜身保家不为恶。”又以贼非牛酒不啸结，乃禁屠牛以绝其谋。婺州属县有犯令者，诛及邻伍，坐死数十百人。又遣官分察境内，罪涉疑似必诛，一判辄数十人，下皆愁怖。

闻京都未平，乃闭关梁，禁牛马出境，筑石头五城，自京口至玉